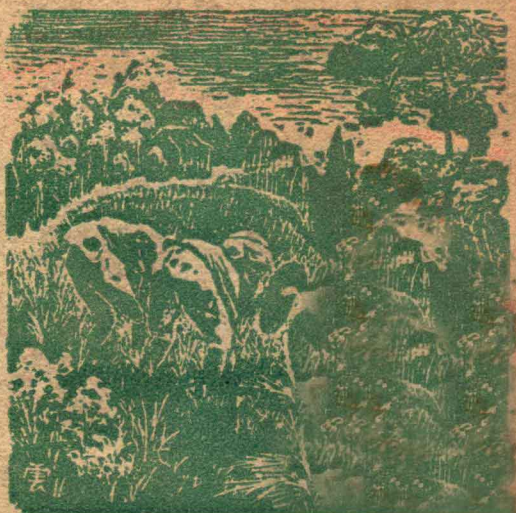


艾蕪創作

# 春 天



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印行

# 天 春

作 創 蕪 艾

行 印 司 公 書 圖 興 復 友 良 海 上

No. 470

版初本排改月一十年〇四九一

必翻所版  
究印有權

角五幣國價實冊每

大門外的原野，籠着薄霧，平平的，攤在天底下，潮濕而且帶着渴睡。遠處車房，草屋，竹林子的陰影，東一下，西一下，散綴起，迷迷濛濛地，彷彿沉在夢中。通過田野的溝渠，兩旁排有矮小棲木樹的，繞着院牆的南邊，一路微語着，低吟着，好像耐不住黎明的清冷和寂寞似的。東邊天空，接近地平線的地方，已經亮了，現出微紫與嫩黃；高一點，則呈鴨蛋殼的綠色；再上去，便全是半暗半藍的了，只有一些蒼白的星子，在雲着迷淒的眼睛。

大門前面的空地，這是用木樁花籬，全胡豆田、油菜田隔開的，拴有一條褐色大驢子，趙長生，那個癩痢頭，終年包帕子的傢伙，便從後面鞭着它，逼它不息地跑圈。整個冬天以來，和初春的早上，農人就是這麼着，訓練驢子的腿勁。——好準備夏季時候，用來車水灌田。因為到五六月，河水都乾了，大家須用牲畜的力量，去向各自的泉塘里取水的。

驢子渾身流着汗，一面跑，一面鼻子裏度度地噴氣。左右前後，飛濺起沙粒和泥土。趙長生很有勁：揚着鞭子，時而跳在這邊，時而跳在那邊；尖下巴，小眼睛的臉子，陣陣地發着紅熱。

旁邊劉老九，裸着一隻棕色粗臂膀，現出犁田那樣的緊張神情，替龐大的水牛，籠着頸上和腋下的長毛。不時皺緊濃黑的眉頭，張大鼻孔，將籠上的蟻蛭，用指甲刮進烘籠裏去。接着烘籠裏便響起了別別爆爆的低音，燒焦發臭的氣味，也就一股股地，放散出來。

黑色水牛嚼着肚裏冒出的草，輕徐地搖着尾巴，但一窺到發癢處，便立刻挾進後腿去。身上的皮子，也驕地翻起頸來。眼睛却在長睫毛下，一開一合地。劉老九看見這樣子，覺得像是得了報酬樣，就翹起兩片嘴唇，愛撫小

孩那麼地罵道：

「你倒安逸囉。」

一面拿拳頭的背面，揉一揉鼻子，這是給什麼東西弄癢，就要這麼做的。

紫紅的太陽，橘子柑一般，從東面地平線上慢慢爬起。罩着平野的薄霧，便蘸着微光，轉成乳白色。一直淡下去，逐漸消散。圍有竹樹的各個院子，露着炊烟縷縷的草屋頂，就由近而遠地，漸次分明起來。蒼白的星，隱沒了，天空轉成青白的顏色。

邵安娃挑完了吃水，蹣在門前石獅子旁邊息氣，並想晒晒太陽。一面摸出皮烟盒子，慢條斯理地裏煙。臉上老顯得木然呆笨，彷彿從沒歡喜，也不發氣似的。

汪二爺披着馬褂走了出來，抹有黃油樣的臉上，給初出的太陽一照，便發出紅光，邊扣衣鈕，邊大聲嚷道：「呵，好太陽……今天要晒糧食，大家都到燒房去挑吧。」

黑緞面子已經發黃的馬褂，邊沿上露出髒污的羊毛，就在他那扣鈕子的胖手上，翻動着。藍布長棉袍，到是去年冬天新做的，但左邊吊擺上，却有了一大片油漬。

趙長生掠了一眼，不理他，只向牲口大聲威嚇，罵出各樣不好聽的話語：表示他做事的緊張和熱心。劉老九却停住了手，冷冷地回答，但眼睛還是望篋子，並不抬了起來。

「挑燒房裏的人做啥……今天要淘堰哪。」

汪二爺有些惱怒，但要責備他一下，又覺得道理似乎並不在自己這邊，只好伸起手指，朝頭髮裏戳着——紅結子，油膩烏光的緞瓜皮帽，便隨手偏在一邊了，——然後這麼說道：

「淘堰……這樣早就去麼？」

聲音雖是嚴厲得很，但也不一定要強迫他們。隨即將扣好鈕子的手，向身邊的邵安娃一伸。

「你去你去！」

邵安娃不答允，也不反對，就把剛裝在烟袋上的烟捲摘下，慢慢放進皮烟盒子，然後探索似的塞進懷裏去，好像對於衣袋的位置，還不大熟悉樣。一壁緩緩站了起來。

「快一點，快一點！你就像半身不遂的老人樣！」

汪二爺對於這人的叱責，總是搞慣了的，一下就溜出口來，但這一次，却是有意藉此要給劉老九他們一點點顏色。

趙長生這時停息着了，一面摸摸頭上纏的那條黑不黑白不白的帕子，看他那不體面的鬍鬚頭，是不是又乘其不備，出來丟醜了，（這是由於長久的小心，造成的習慣。）一面對汪二爺那邊，討好地喊道：

「等一下，我就來挑！」

回頭向那緩走下來的騾子，大聲地叱罵：

「狗頭，狡猾的賊，你是少不得一根鞭子的。」

騾子聽見鞭子響，把雙耳往後一倒，就趕緊朝前竄去了。

趙長生接着小聲咕嚕道：

「媽的，我才替你挑，燒房那些東西，在做啥？」

太陽已由紫紅變成耀眼的金黃了，木樨花離側那幾株馬桑在沒，葉的枝上還纏，有蛾蠅豆的枯藤的，就像

水墨畫一樣，在微微潤濕的地上，繪着瘦長的陰影。越過籬柵那邊的一片田野，綠海似的龍鬚菜，麥苗，和胡豆，一以及快要開花的江西荳和油菜，都帶着朝露的光點，和淡淡的光霧，織成了春天大地的綺麗。院子上頭的空，天繞飛起了一羣鴿子，響着哨子的聲音。

劉老九刮着篋子上的垢膩和牛毛，斜起眼睛一看，汪二爺邵安娃已走進去了，就嘲弄趙長生道：

「我看你到該吃一鞭子……它狡猾，哪及得着你！」

趙長生刷了驢子一鞭，彷彿誇耀自己的聰明似的，向劉老九笑着罵道：

「你比它（指牛）還蠢，我說的……要是你不蠢，你就不會在這裏替它篋驢子了。」

劉老九剛彎下身子，便又馬上伸起腰桿，翻過頭來，將下巴朝前一遞，就拿拳頭的背面，擦一擦眼睛，譏笑道：

「噢，我到要看看，你發迹了麼……吓，還不是在這裏經囿驢（二）子！」

趙長生將手裏的鞭子一揚，笑扯扯地說道：

「老弟，我可是用的這個哪。」

顯顯威風似的，順手又給驢子一鞭，驢子加快跑了起來，一壁不平地噴着粗重的鼻息。

靜靜站着的水牛，突然迅速地搖尾巴，耳朵一擱一擱地，嗯呢爾呢爾叫了起來，現出不安的樣子。

「你這東西！」

劉老九給它一巴掌，一面抬起頭看，那邊菜田埂上，張家小麻皮（他每天早上都要走過這裏，對於汪家院

一 胡豆即蠶豆，江西荳即紫雲英，油菜即芸苔，以上均依土名稱呼。

二 經囿，伺候之意。

子裏面那株皂角樹上的鵲鵲窩落了一會，才能過癮，因為他老是喜歡爬樹子，偷雀鳥的蛋的。）正牽一條牯牛（一）走着，那牯牛也在嗯哏哏哏哏哏哏地回答過來，便罵道：

「媽的，你又在招呼你的野老公了……你這偷漢子的傢伙！」

「怎麼不偷？跟你這蠢東西，有啥味？」

趙長生嘩笑起來，一邊把鞭子挾在脅下，一邊取出煙盒子來裏煙。

「滾你的！」

劉老九罵了一句，隨即向晴朗的田野望了一下，自言自語道：

「不早了，去收拾冤兜（二）吧！」

說着，就把髒手朝牛背上擦了幾擦，提着烘籠（二）走了進去，一會便拿一把乾香的稻草出來。水牛看見食料，便不同那邊的牯牛招呼，連忙張開嘴，平豎起尾巴搶上前去。

劉老九翹起兩片厚嘴唇，像母親責備頑皮孩子那樣的罵着：

「還是要吃喃，我看你就……」

一面把赤裸的粗臂膀，扯扯絆絆地，穿進袖子去。纏在頭上的藍布帕子這時鬆散了，就暫時讓它落在肩上。趙長生從腰帶上摘下煙袋來，裝上煙，一壁嘲弄道：

一 牯牛即公牛。

二 冤兜，形類畚箕，竹蔑編的，中繫硬竹圈，可以挑。有耳絆，可以提。

三 烘籠，硬竹篾編的，中盛瓦鉢，可以裝柴火。農民冬季，即以之禦寒。

「告訴你，不是要你的草，它怕你打爛醋罐子哪。」

「滾，不要儘放屁了。」

劉老九將藍布帕子重新纏好，見趙長生在叭烟，自己本不想吸的，也禁不住摸出他的烟盒子。

這時圍牆上作巢的土蜂子，都鑽出來了，在暖和和的陽光裏面，順着麻臉似的牆邊，嗡嗡地叫，亂飛着。大門瓦簷上的家麻雀，吱吱咖咖地一會兒嘈嘈落下空地，一會兒又嘈嘈牆上頭飛，顯出極端歡喜的樣子。

挨近菜園那邊的空田裏，擺着許多條竹篾編的晒墊。邵安娃和燒房裏的兩個助手（他倆都圍有白布圍腰，穿着黑布鞋子）一家一担玉麥包子子，從大門側邊的角門挑了出去，就倒在晒墊上面。晒墊邊上幾隻啄着的雜色母雞，看見人來了，便連忙跑，開站在遠處，偏着頸子，現出偷瞧和驚訝的神氣。等到人都担着空籬筐進去了，就又呢呢地叫着，跑了回來，用嘴尖急急忙忙地啄取，有的哽噎着了，便伸長頸子，一邊聳動着，一邊發出嘶聲。另一隻紫冠紅羽的雞公，却並不啄食，只是跟在雞母的後邊，拖下一邊的翅子，像流氓似的胡調着。雞母惹生氣了，總是回過頭來，啄它一嘴，再行吃它們的食物。

燒房裏的兩個助手，已經挑出四次了，邵安娃才三回，他就是這麼一個人，老是慢怠慢怠的。可也怪不得他，爹媽把他製造得太馬虎了：腰身長，足幹短，人家三兩步就可走完的路，他總要搖擺它四五下。但他不躲懶，事情也做得多。那兩個助手只担大半籬筐，他却挑得滿滿的。

趙長生看見他走過，摘下煙袋，吐一口痰，笑他道：

「啓，這樣賣氣力做啥？」

他就把多肉的有點蠢氣的黑臉，從扁担上車過來，舌頭寫在嘴皮上，傻笑道：

「挑少了，只壓癢肩膀。」

「傻瓜！」

趙長生輕蔑地罵了一聲，剛要把煙袋啣在嘴上，突然角門那邊送來了談話的聲音，這是汪二爺同烤酒匠人走出來了，便趕忙把煙捲捏熄，挾在耳朵上面，煙袋則胡亂地插在腰帶裏，一壁朝大門走去。

劉老九拿着鋤頭，扁担，跳板，以及冤兜一類的東西，正走了出來，後面尾着兩隻一黃一黑的狗，跳跳躍躍的，他嘴上翹着短短的煙袋，並不取下，只用舌頭一攪，移在左邊嘴角，就向趙長生喊道：

「走走，你喊聲邵安娃。」

一面便將扁担，鋤頭，冤兜丟在地上。趙長生却不去拿，只回轉身，向角門那邊望去。汪二爺一壁同那着白圍腰的烤酒匠人談話（他們正嘆氣着目前酒的跌價和酒稅的增加）一壁朝他和劉老九打量過來，他就伸手搔搔耳朵背後，提高嗓子，猶豫地說道：

「唔，我還打算去幫他們挑一挑哪。」

劉老九看一看汪二爺也大聲地回答道：

「你看一看太陽……堰長家的人，都不先去麼……我們還該去放乾堰水哪。」

趙長生一面望着汪二爺，一面回答道：

「還早，還早，去挑糧食吧……公衆的事，那忙啥子？」

雖是這麼說着，自己却並不去做，只將忽然落下地的煙捲，檢了起來，重新挾在耳朵背後。

在汪二爺看來，趙長生的話，是剛剛合着了心意，但這麼當面說穿了，却是不行的。因為無論哪一個都要顧

到面子，何況一向愛做公益事的汪二爺呢，便將惱怒老九的心情，直對趙長生發瀉了。

「公衆的事不忙，還忙啥人的？這真是……邵安娃，放着，你同他們去！」

趙長生本是討好的，但結果却挨了罵，便不好意思地紅漲着臉，一面粗暴地鬆鬆布腰帶，另行拴過，將衣衫的吊擺，胡亂地紮在腰上。煙袋掉落下地，也沒看見了。

汪二爺雖是那麼說，但眼睛還是朝老九輪了兩輪，馬起臉說道：

「一天到晚，就啣着那扁根屎袋桿子，吃嗎，要有時候嘛！」……

老九這時才把煙袋桿子一摘，連頸上的青筋也漲了起來，憤憤地說道：

「你問問他……我一大清早起來，還沒吃一袋呀。」

一面將拿着的煙袋，朝趙長生指了一下，隨即揀在嘴上，做出不怕什麼的樣子。一面就把自己該拿的一份東西，拿着便走他的。

趙長生和邵安娃就將剩下的扁担、寬兜、鋤頭和一條跳板，分拿着，尾上前去。兩條狗，原是跑到木樁花籬下，尖起鼻子，東嗅西嗅的，回頭來，一見他們走了，便跳着，追趕着，跟着跑去。

## 二

野草鋪着的村路，是沿着院牆南邊的溝渠的，正給棲木樹的枝影，和晨光一道兒，繪上了木炭色的素描。在溝邊，漾動着草葉苔衣的流水，則發出一股股清新涼潤的氣味。三人個向西邊走着，頭上，背上，不時粘着樹上滴下來的朝露。

劉老九昂着頭，跨着大步，嘴角上翹起烟管，一面走，一面向天空吐出青色的烟圈，彷彿晴朗的天野，都是爲了他，才展開似的。

趙長生一路罵着春圓子（汪二爺的綽號）凡是一個下流中國人愛罵的醜話，他都一一使用到了。起初一陣，到全是爲了出氣，隔一會，便成了興趣。娛樂旁人和自己了。

邵安娃落在後頭，對於那兩隻忽然跑起來，忽然停止着的狗，不住撮起嘴唇打招呼。他就是這麼愛全狗玩，一全狗在一塊兒，便活潑了，不像對人那麼拘束，那麼呆板。因爲他覺得狗對他很親熱，聽話。不像人似的，忽而這樣，忽而又那樣了，一天以內，就有幾種臉色。往常吃完飯的時候，他總愛把碗里剩下的飯粒，捏成小糰子，對黃色的來寶，照眼睛晃一晃，喊道：

「傻東西，打個滾！」

接着又向黑色的招財叫道：

「小乖乖，你也來一個！」

然後把飯糰子，丟給它們，作爲犒賞。狗呢，一見了他，便十分高興，不住地搖尾巴，尤其是招財，最愛伸長油光水滑的腰部，在他足桿上擦溜，現出極嫵媚的神氣。出門的時候，喜歡隨着他，做他的伴侶。

趙長生見劉老九老半天都沒有添言搭趣，就更想出些動人的花樣來了。

「你看，春圓子會是我的對手麼？只消照屁股一足，管叫他稀屎流一褲子。」

在往天，劉老九對這樣的話，許是要笑起來，現在却只拉下嘴角，鄙夷道：

「顫鈴子，我聽見你說過一百回了……叫喊的麻雀，沒四兩肉的，真是！」

「不要量識人，你敢打賭麼？你敢？」

趙長生漲紅了臉，趕前走了幾步。

「打賭？」劉老九並沒有回過頭來，只是取下煙袋，朝靜靜流着的水上，吐一口痰，輕蔑地說道：「你做得出來，我手板心里煎魚給你吃！」接着仍舊把煙袋啣在嘴上，叭了起來。

趙長生更加生氣了。剛好這時那隻又胖又笨的黃毛子來寶，溜到他足邊，他就趁勢，猛踢一下，痛得來寶格朗朗格朗朗地嚎叫，

劉老九把挑在肩頭上的東西一移，偏回頭來，冷冷地嘲道：

「嚇，沒吃油大麼？（一）它不是春圓干哪。」

「媽的，你不要看不起人！只要招韃子，（二）我就去。那時候，你看，多少人都要吃砲都兒子的。」

趙長生堵起嘴巴，重重地踏着足步。

劉老九覺得已經氣着他了，就高興地挺一挺眉毛，兜他玩笑道：

「總不會有我把？」

「不會到那時候，你就看見了，第一個遭打的，該是哪個？」

「那好極了，」劉老九邊走邊吐了一口烟圈，仰起頭，笑開了。走了一陣，才又說道：「等你摸槍的時候，我還會在這里嗎？那你去找鬼！」

- 一 沒吃油大，係指眼睛花的意思。因一般鄉下人說是要眼睛明亮須吃油葷。
- 二 韃子，指兵。

趙長生是容易生氣也容易化氣的，聽見這話，到反而高興起來。

「你也有這個意思嗎？我到以為你要老鴉等死狗呢！……對，我們大家都去，連邵安娃！這碗飯有啥吃頭？娘的！」

回頭又向邵安娃道：

「邵安娃你也去，我勸你。」

等到說出這一句話，才看見邵安娃是離得老遠的，便又加大了聲音，喊了出去。

邵安娃却還是沒有聽見，正一面走，一面向跛着一隻足的來寶，咕咕嚕嚕地抱怨：

「你不聽話，你亂跑，媽的看嘛，腸子踢出來了，我才不愛管的……停一停，你儘跑媽的，讓我看看，到底踢着

哪里？蠢東西，你該學學招財……招財，你乖的！」

「蠢東西，你娘的，你在唸啥胡蘆子？我說，你肯吃糞嗎？那是三塊錢一個月的差事哪。」

等到趙長生這麼罵了之後，邵安娃才遲遲疑疑地問道：

「吃糞？那不是要……要打仗麼？」

接着搖一搖頭。

「你簡直是一條驢子！一條生就的驢子！」

趙長生邊罵邊吐了一口痰。

邵安娃料不到會來這麼兜頭一罵，身子顫了一下，挑的冤兜，竟然滑落一隻，便紅着臉去檢他的，沒有答話，只心里惱怒地想着：

「你這人真不好，無憑白故，踢狗還沒頭沒腦罵人，」然而，這只是藏在心里吧了，臉上並不怎樣表露出來。他對於別人的罵，一向就是用沉默和隱忍來做回答的。

劉老九將快要燒完的的斗子留戀地叭着，直到發出滋滋的聲響之後，才取出嘴來，向肩頭的扁擔，扣去煙灰，插在腰帶上。聽見趙長生那麼放肆，亂罵人，就放緩了足步，回過頭來罵道：

「不要太高興了，拿鏡子照照你自家吧，兵要像個兵哪。」

趙長生立刻冒火了，臉青着，忿忿地說道：

「媽的，棒老二（一）不是人做的？」

劉老九只張大了眼睛，回頭來看他一眼，便加快足步走他的。

趙長生立刻覺出這話不宜這麼亂說，便掉頭望望周圍：近處大路邊上，陳家磨店里，那個叫做息一會兒再來的老板娘，正在屋後的簷下，忙忙地架着一竿要晒的衣裳。遠處，院牆側，田埂上，則活動着黃牛、水牛和人的影子。

春天的村野，已經全然醒來了。

但這裏話一停止，却是靜靜悄悄的，只有路邊小溝的流水，在潺潺着。

再走一會兒，小溝便連接着一條橫起的大溝。那是較小溝。地位處得高些，且容納着多量的水！原來除一條發源於烏木沱的正流而外，還另加一條來自遠處申家堰的（這是申家堰的支流，正流的水多了，才放到這裏

來的。)大溝和小溝的相通處，是一條石板砌成的窄狹陰洞，而洞上面便是橫臥着鄉村的大路，聯繫着遠近幾個鎮市的交通。現在沿着這條車轍很深的大路上，已有人挑着米和雜糧去趕街去了。全時，溪溝灣處，樹叢遮蔽的那邊，且慢慢響來了運貨手車子的吱吱吱吱的聲音。

陳家麼店子，賣茶賣酒和一些零星雜物，也正挨近在這里。老板已經五十了，頭頂盤着小辮子，終天嘴角上，吊着短烟袋，悠悠地坐在櫃台里面，無論你買什麼，只用鼻子「嗯」你一聲，總不大講話的。老板娘比起來，却年青，只三十來歲，粗皮大臉，翹嘴巴，是個愛說愛笑的傢伙。但很能做事，店里一切全由她招呼。兩隻纏過却又放了的足，勾鐮刀似的，常常不住地拐進拐出。遠近來來往往的人都知道她，一提起，便笑起來了，「嚇，那個息一會再來麼。」現在老板娘晒好衣衫，看見劉老九他們，都拿着冤兜跳板一類的東西走來，知道這一年淘堰開始，她店里的生意，又有好幾天熱鬧了，因為淘堰照例都是從她的店門口起，一直淘到烏木沱去的，她一面把帶有菩提子(一)氣味的濕手，朝藍布圍腰上揩着，一面將足朝前拐了幾拐，笑嘻嘻地打招呼。

劉老九一面走進店子去，把跳板冤兜之類，放在茶桌子側邊，一面仍舊拿起了鋤頭，這麼說道：

「費老板娘的心，東西請照顧一下。」

老板娘也跟着走進店里，把夜來放在桌上的一條板凳，順手取了下來，一面回頭望望屋角泥爐上的那隻瓦壺——水汽到還沒有冒出，但藍色的煤烟，却正從壺底下鑽了起來，說道：

「忙啥子吃杯茶嘛。水就要開了。」

「老板娘，不要客氣了，息一會兒，再來。」

一 菩提子，鄉下人用其外殼洗衣，效果等於肥皂。

趙長生剛走進來，一面放下肩上的東西，一面眨着刁滑的眼睛，就這麼搭嘴。

「挨刀的，大清早晨，看我咒你！」

老板娘將屁股一歪，便轉身過去，抓着一張稀髒的帕子，直對着板凳桌子，一陣用力地擦着。

「你才是，人家老實話囉。」

趙長生將鋤頭往肩上一放，眼睛飛一下櫃台里面，便一邊笑着，一面尾着劉老九走了。

最後邵安娃來放冤兜的時候，老板娘看見他並不招呼，只是帶傻地一笑，便將她那已經翹起的嘴唇，更加翹高起來，打頑地罵道：

「放開些，你這齋家子。一年到頭，酒也不吃，茶也不吃的東西。嗟，孽子，你聽着沒有我說的，出錢才准放。……我問你，你的工錢哪里去了？是不是你那老虎婆娘，全結你搜個一乾二淨？」

邵安娃憂鬱地點一點頭，臉上還帶着幾分羞媿的神色。

「沒出息的東西！……我不可憐你。」

老板娘將拿帕子的手舉了一下，就又埋頭去擦桌子去了。

邵安娃拿着鋤頭出門一望，看見招財和來寶，已跑到沿申家堰溝那邊的路上去了，正對着一條挾尾巴的灰狗，前前後後地嗅着。便撮起嘴唇喚了一聲。但那邊沒有答允，也不轉來，便邊走邊罵道：

「這兩個不聽話的東西！」